



两个社长

李逸民 著



两个社长

李逸民 著

內 容 說 明

這篇小說寫一個農業社里的兩個社長，他倆有兩思想：正社長東來光想賺錢，主張社里以經營副業為主，認為農業社不是副業社，應該以農業為主，副業為次。但在東來的思想支配下，社里把政府貸給打井抗旱的款拿去燒了磚。在抗旱鬥爭中，東來又把社員拉去搞運輸，結果小麥減了產。東來不但接受教訓反而瞞着全升和廣大社員，欺騙領導，虛報了小麥產量，騙得縣里的小麥豐產獎旗。同時偷偷搞起投機倒把的買賣來。全升曾幾次向東來勸說，但都無效，最後發現東來已把農業社領上了資本主義道路，再也不能忍讓，就到縣里揭發了東來的錯誤，使農業社的發展道路，納入社會主義的正軌。

兩 個 社 長

李逸民著 邵晶坤插畫

封面設計：張文瑞

*

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香餌胡同73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

寶文堂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經售

*

總號(文)0214 開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2 1/16 字數44,000

1957年5月第一版 1957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300

統一書號：T10023·191

定價：(5)一角五分

目 次

一 送粪.....	2
二 贷款	6
三 东来使计.....	12
四 社干会通过了.....	20
五 一本万利.....	25
六 人到哪里去了?	28
七 碰了钉子.....	36
八 参观麦田.....	42
九 又想到一桩“买卖”.....	46
一〇 发现秘密.....	49
一一 水落石出.....	57
一二 改选.....	62

目 次

一 送粪.....	2
二 贷款	6
三 东来使计.....	12
四 社干会通过了.....	20
五 一本万利.....	25
六 人到哪里去了?	28
七 碰了钉子.....	36
八 参观麦田.....	42
九 又想到一桩“买卖”.....	46
一〇 发现秘密.....	49
一一 水落石出.....	57
一二 改选.....	62

一 送 糞

开春了。

天还没亮，堡头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送糞大車就“咯噔噔、咯噔噔”的响开了，村里村外跟赶庙会一样。坚硬而光滑的大車道，被牛蹄馬蹄踐踏得松软松软，沿路撒满了一摊一摊的牲口糞，風一吹，塵土捲着糞末到处飛揚，撒落在人們的头上、臉上和衣服上。

天亮了，赶車的人用手揉一揉干澀而惺忪的眼睛，你看看我，我瞧瞧你，不由的都笑了。

“呵哈！老九，回去用鏡子照照，看土把你揚得成了个土地爺啦！”

老九不以为然的用手在臉上一摸，瞅了瞅王全升說：“副社長，別說我啦，用鏡子照照你自己吧，看像啥？”

全升正要說什么，一看，眼前車要上坡，他一揮胳膊，打了梢騾一个响鞭，回头又用竹節鞭杆朝轅騾肚子上輕輕的捅了兩下，喊声“得”“得”，牲口猛一使力，大車便上了坡。他回头一望，尾随在后边的大車一輛一輛都上了坡，他才放心了。他看了看周圍又对老九說：“你瞧，地里的土塊干透啦，三、兩天再不下雨，麥苗就起不來身了！”老九嘆了口气說：“还是年前落的雪，到如今整整两个月啦，沒飄一片雪，沒

洒一点雨，咱們要是不抗旱，不光今年的麥子收不到手，就是眼下把糞送到地里，沒有底墒，也种不上棉花！”全升忽然想起了昨天社長說的話，很高兴的鼓励着老九：

“别洩气，有办法，昨天我找社長商量打井，他同意了，今天天不明，就到縣里貸款去了，只要把款貸回來，咱們馬上就动手打井！”

“好呵！”老九把鞭杆往車轅上的鉄筒里一插，搓了搓手，摸了摸嘴上的黑胡子，兴奋的說：“只要把旱抗住，增產就有把握。全升，說实話，这些日子我确实为咱社担心！楊村農業社向咱們挑了战啦，咱們也响响亮亮的应了人家的战！今年咱們的增產任务可不小，麥子平均每畝要產二百斤，棉花每畝要產二百五十斤，我嘴沒說，心里却想：东來經常爱打小算盤，不願往地里下本錢，如今又遇到春旱，今年的計劃一定要落空哩！想不到如今东來也同意打井啦！我的活神仙，这就有救啦！”

王东來是堡头農業社的社長，副社長是王全升，这两个人都是庄稼出身，在合作化运动中又都是積極分子，前几年，两个人都是互助組的組長，自打村子里成立農業社以后，又都当选了社長。他倆都想把社办好，可是，“一个和尚一道法”，两个人的想法却不一样：全升認為，要把農業社办好，就得讓庄稼丰產；要想庄稼丰產，就必須在地里多下工夫和本錢。东來呢？他主張干啥利大就干啥，因此，抬脚动手他都要先打一打小算盤，他認為利小的事，坚决不干。

刚过春節，全升提議買一千斤肥田粉，把社里的麥田普



遍上一次追肥。东來想了想，不同意，他說：“一斤肥田粉八分錢，買一千斤就得花八十塊錢，八十塊錢可以買六百多斤麥子，一千斤肥田粉頂多施二百畝，施過追肥，有了雨水，每畝頂多增產二斤麥子，二百畝共增產四百斤麥子。施追肥花費人工不說，就怕連買肥田粉的本錢也撈不回來呀！你想想，這合算嗎？再說，把肥田粉撒在地里，遇不到雨水，被風一吹，太陽一晒，就不管用了，這不是浪費么？”全升說：“你估計得太少啦，每畝地施五斤肥田粉，絕不止增產二斤麥子！”

“你敢打保票嗎？”东來問全升，“要是你能保證上了追肥，麥子一定能豐產，咱就施追肥！豐不了產呢？誰來負責？現在不比過去，過去咱們領導的是互助組，虽然大伙在一塊干活，可打下糧食，各家仍歸各家，就是計劃不周到，吃虧也是咱一家，如今大伙選咱當社干，几百戶的家當由咱們管，万一有個失算，怎么向大伙交代呢？”全升見东來說的也有幾分道理，沒再堅持自己的意見，結果，肥田粉就沒有買。

如今旱了，全升昨天找东來商量打井抗旱，一提起貸款的事來，东來滿口贊成，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。全升很高興，他想，這一定是东來思想轉變啦，也知道往地里投資有好处了！所以他今天干起活來，也分外有勁！

全升把糞送到地里，回來的时候，風已經停了，东山的背后冒出一片火紅，不一會兒，太陽出來了，金黃色的光芒照射着大地，所有的樹木、小草都被塗上一層誘人的光亮，

田野里也顯得異常清靜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全升看到大片土地上，留下一行行排列得十分整齊的饅頭似的小糞堆，說：

“老九，你看看，今年棉田的底糞有多飽！要是不缺水，保險撈他個十成年景！”

“要豐產，就全靠你這個副社長的領導呵！”老九幽默的回答。

“我一個人頂啥用，你這個生產隊長也有責任呀！”兩個人都笑了起來。

二 貸 款

堡頭村的人都知道，東來對於搞副業最有興趣，因為他在这上邊吃過利。

東來是個全勞力，家裏有兩頭牲口，一輛大車，種三十多畝地，可是過去搞互助組的時候，每月清工結賬，他老是欠別人工票。不了解內情的人還以為他不善於計劃，其實不是的，他算的是大賬。那時他表面上是在互助組里，實際上一年三百六十天，除了種棉花、割麥子、收秋在家以外，其餘的時間他都花費在路上，整天給供銷社運貨，有時供銷社沒有貨，他就給私商拉腳。老九和他一個互助組里，勸他說：

“東來呀！俗話說：‘車是旱龍，越跑越窮。’你常年四

手跑运输，牲口把糞撒在路上，自己的地越拖越薄，还得給人出工票，划不來呀！”

“我也知道划不來！”东來說，“可是，騎虎难下呀，咱既然跟人家供銷社訂下拉脚合同，总得干到头呀！咳，小孩挨鞋底，只是这一遍，今年搞到头，明年絕不搞啦。”

东來虽是这么說，其实，他在外边跑运输，讓人給他种地，对他还是有利得多。那时他們的互助組是按天計工，別人一个勞力和一头牲口，給他干一天活，按互助組規定，得的工資只合一斗五升麥子；而他赶着大車，在外跑一天运输，挣的脚錢就合四斗麥子。这些情况他不願別人知道，他怕別人摸了他的底子以后，說他是耍奸！所以在老九的面前，提起搞运输他故意露出懊悔的样子。其实他心里有数，总不願把运输丢开。正因为这样，他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富裕起來了。他原來喂着一头牛一头驢，后來倒換成一头騾子一匹馬，他在村子里出了名，成了“新發戶”。

他这人好勝心很强，也会耍小心眼。他十多歲上，和村子里的孩子們給別人摘棉花，头一天，摘回棉花一过秤，数他摘的少，挣的工錢也最少，他臉紅了，觉得太丢人，他想，我一定要压住他們。他一夜沒睡着，想了个办法，第二天摘完棉花，在回家的路上，趁大伙不注意，偷偷的往籃子底塞了兩塊土圪塔，上面用棉花盖住，回來一过秤，果然数他摘的分量多，挣的工錢也最多。虽然这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，可是直到現在，他这个毛病还没有改。

前些时，他老婆去了趙娘家，回來說楊村農業社訂了計

划啦，今年每个劳动日要分到三元，还要向堡头農業社挑战哩！东來說：“牛皮吹得不小，我向來就沒把他們看在眼里，今年他們每个劳动日能分到三元，咱們每个劳动日就能分到四元。”

沒过兩天，楊村農業社果然送來了挑战書，东來馬上讓會計寫了个应战書給楊村社送去。这应战書上口气很大：除了麥子、棉花的產量都比楊村農業社高以外，还保証每个劳动日今年要分到四元。

楊村農業社灘地多，堡头農業社大部分是沙壤地，以往，楊村的產量每年都比堡头村低。所以东來想：就說遇到自然灾害吧，天塌压大家，咱們完不成計劃，他們也完不成計劃，反正咱的地板好，閉住眼睛也比他們打得多！因此，在產量上他不担心，他日夜考慮的是，怎样才能使每个劳动日多分紅。

他認為土地是靠不住的，就說糞飽水足，講究技術，增產也是有限的，再說，种庄稼免不了旱灾、涝灾、風灾、冻灾、雹灾的威脅，說不定什么时候一出漏子，辛苦一年，到头落个兩手空空。想來想去，根据他自己的親身体驗，要增加收入还是搞副業，利又大，又來得快。因此，他不同意向地里投資，他主張有錢还是投資到副業上。他早就打算開作坊、搞副業，可是社里沒有本錢，他的計劃不能实现。

昨天，全升找他商量打井，他本來不同意，听全升說这次打井縣上还發放貸款，他心里說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只要把款貸回來，往哪里使用，完全由咱，这下搞副業不愁沒有本

錢啦！想到这里，他就同意了全升的意見。

可是他又猶豫起來了：用打井名義貸的款，往別處用是不是違犯政策？後來他果斷的想：這樣吧，貸打三眼井的款，貸來了只打一眼井，其餘的錢作為搞副業的資本！只要有一眼井，就容易应付縣上。

他高興得一夜沒閤眼，躺在炕上腦子里不住的盤算：明天到縣上，先找李部長寫介紹信，然後到銀行貸款，最後再去供銷社商量搞副業……

第二天，東來到縣里，就去縣委會農村工作部。部里有個干事問他有什么事情，東來就大聲說：

“找李部長。”

他看了看那個干事，心想，你又不是負責人，對你說也不解決問題。他跟李部長很熟，去年秋天擴社的時候，李部長下鄉檢查工作在他們的農業社住過半個多月。李部長听了東來的彙報以後，認為這個人工作積極，又有能力，領導農業社很有辦法。後來在全縣農業社社長會上進行過表揚。因此，堡頭社一有問題，東來就找李部長解決。

李部長一見東來進來，急忙從椅子上抬起屁股，拉住他的手親熱的問：“剛來嗎？坐下，坐下！”東來坐下以後，李部長掂着暖水瓶給東來倒了一杯開水，又遞給他一支烟，接着就問：

“你們社的春耕准备工作搞得怎麼樣？”

“已經開始啦！”東來抽了口烟，好像早有準備似的說：

“今天天不明，社里的車馬就一齊出動往棉田送糞，今年我們

共有八百五十一畝四分棉田，計劃每畝施底糞三大車，共需肥兩千六百多車，現在已經積起來兩千四百多車。從今天起，一面積肥，一面送糞，計劃四天把糞送完。……’

“你慢點說，慢點說，我要記一記！”李部長認為滿意的材料，一定要記下來。于是他拉開抽屜，取出一個紅皮精裝筆記本子，又讓東來重說了一遍，一點一滴的都記在筆記本上。

“當前旱得很，你們是不是訂了抗旱計劃？打了几眼井？”李部長又問。

“計劃早訂啦！”東來站起來說，“李部長，我今天找你，就為這事情。我們計劃打四眼磚井，可是經過動員，社員投資的錢只夠打一眼磚井用，我們想請你寫個介紹信，從銀行再貸三眼磚井的款，是不是可以？”

“可以。”李部長說，“我給王行長寫個信，你拿上信，直接去找他！”

東來很高興，他暗暗的想，李部長到底是領導幹部，看，解決問題，有多干脆。

“李部長，我再和你商量個事情！”

“什麼事？”李部長停住手裡的筆，轉過臉問。

“為了給社里增加收入！”東來說，“大伙都要求搞副業，我們計劃開個粉坊，專門給供銷社加工。因為開粉坊，社里能夠得到很多的豆渣、漿水，這是喂豬的好飼料，有了飼料，就可以大量養豬，有了豬，就能多攢糞，這對農業也有幫助呵！你看怎樣？”

李部長一听，笑了，他滿意的點了點頭說：“這辦法好，你們搞吧！”

東來又說：“這得和供銷社聯系一下，李部長，你再給供銷社李主任寫個信，我去找李主任商量商量，不然，恐怕事情不好辦！”

李部長說了聲“可以”，馬上又給供銷社李主任寫了封信。

從縣委會出來，太陽已升到頭頂，東來還沒吃早飯哩，肚子里咕兒咕兒直叫，他就去縣里的人民食堂。食堂里的服務員走過來問他：“老鄉，吃什麼？”他想了想又問服務員：“現在幾點鐘啦？”服務員回到房里看了看表，出來說：“十一點半。”東來又問：“你知道銀行幾點鐘下班？”服務員說：“快啦，縣里各機關都一樣，十二點下班。”東來聽說快要下班，也顧不得吃飯了，馬上就去了人民銀行。

王行長看了李部長的介紹信以後，朝營業員說：“這位老鄉是塋頭村農業社長，他們要打三眼磚井，計劃貸四百五十元，給他辦理一下貸款手續。”辦完手續，東來把票子清點了一遍，然後用手巾包得結結實實，提着走了。

款貸到手裡，東來心裡輕鬆了一半，可是還沒有完全安下心來，他摸了摸口袋裡李部長給李主任寫的信，又朝供銷社走去。

供銷社的李主任也是東來的熟人，前幾年他跑運輸就和李主任打過交道。因此東來進了供銷社就一直去李主任的房里。他把農業社搞副業的計劃談了以後，李主任就笑着說：“歡迎歡迎，現在我們門市部的粉條經常是脫銷，只要你們

願意加工，保證供給你們原料。”

東來從供銷社出來，太陽已經偏西，這時他才想起自己還沒吃早飯哩。他又跑到人民食堂，叫了一碗肉絲面，稱了半斤餡餅，狼吞虎嚥的吃起來了。如今他心里痛快，飯到嘴里，格外香甜。

堡頭村離縣城三十里地，東來出了城，太陽已經壓山，萬紫千紅的彩雲，在西方的天邊游動，田野里如同水彩畫一樣的美麗。

忽然，迎面走來一列馬車，領頭的車轅上插着一面小白布三角旗。東來一看這面小三角旗，知道這是縣里供銷社搬運站的運輸車。他心里說：伙計們，咱們是同行呀，三、兩天我們農業社的大車也會來的，這些錢不能光讓你們掙！

太陽沉沒了，天色漸漸昏暗，一會兒，月亮露出笑臉，在淡黃色的光亮下，東來抬頭一看，望見前面的村子是槐樹凹，他對這條路很熟悉，這裡離堡頭村還有二十里地哩，于是他解開鈕扣，敞着胸懷，邁着張飛上陣的步子，一边走一邊哼呀呀的唱着蒲州柳子。

三 東來使計

全升領着社員們，天不亮就起來送糞，直到晚上月亮上來才卸了車。庄稼人都有這個感覺：正在干活的時候，不覺得累，一歇下來，就怕動彈了。

